

伊朗核政策分析： 現實主義論的觀點*

張念卿**

收稿日期：2016 年 10 月 17 日

接受日期：2016 年 12 月 13 日

* DOI:10.6164/JNDS.16-2.4。本文作者感謝三位匿名評審之修正意見。

**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外交研究所，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服務於公家機關，職稱為薦任編審；專長研究領域為中東區域研究。E-mail: rashidsir@hotmail.com。

摘 要

本文在透過現實主義的角度，對於伊朗是否發展核武進行理論的剖析。本文研究發現，守勢、攻勢及新古典現實主義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各自對伊朗內賈德政府之強硬政策或羅哈尼政府時期之和解政策具有解釋力；此外，守勢現實主義忽視國內政經因素，故其預測能力不如攻勢現實主義與新古典現實主義，其中新古典現實主義提出在政府政績不佳、溫和派失勢或軍方執意秘密發展等前提下，伊朗將製造核彈之蠱測，較攻勢現實主義更為嚴謹。

關鍵詞：伊朗、現實主義、核武、中東、伊斯蘭

壹、前言

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以下簡稱 IAEA）於 2011 年 11 月發表報告，首度指出伊朗涉嫌秘密從事「與研發核爆炸裝置有關」活動，引發 IAEA 對伊朗核計畫可能具有軍事用途表達嚴重關切，確認伊朗長期違反安理會決議進行濃縮鈾活動，更在提煉濃縮鈾領域取得進展。¹ 美歐據此針對伊朗能源、金融領域加大制裁，展開新一輪外交與經濟施壓，2011 年底更冀藉由減少伊朗石油出口，以迫使伊朗在核問題上屈服。但此舉引發伊朗部分官員 2012 年初威脅封鎖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伊朗核問題一度緊張（Katzman *et al.*, 2012: 1-2）。加上伊朗宿敵沙烏地阿拉伯（以下簡稱沙國），² 以及以色列憂慮伊朗有意發展核武技術，進而運用核子籌碼以獲取區域霸權；伊朗核武發展可能導致沙國等國跟進，引發區域新一輪武器競賽，或引爆以色列採取先發制人攻擊伊朗核設施等高度風險，也將迫使美、英、法、俄、中等強權在聯合國安理會進行激烈衝突，進而影響全球經濟復甦（嚴震生，2012：18-23；廖文義，2006：101-130）。無可否認，伊朗核政策成為中東穩定重要變數之一。

依據現實主義之假設，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之國際社會中，必須依賴本身力量以自助方式以維持國家生存與安全，而國家之間存在權力競奪關係，他國權力增長係對我國生存安全之威脅，所以必須超過他

¹ 國際原子能總署（2011）。〈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執行與《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有關的保障協定和安全理事會決議的相關規定〉。http://www.iaea.org/Publications/Documents/Board/2011/Chinese/gov2011-65_ch.pdf。2014/01/04 檢索。

² “ى خطى العربية نت الكوري.” (2013) النووي الإيراني عل http://www.alarabiya.net/ar/politics/2013/04/16/A7%D9%84%D9%86%D9%88%D9%88%D9%8A-D9%89%8A.html. Retrieval Date: 2014/07/12.

國權力，最簡單之方法就是擴大本國軍事力量（楊永明，2010：75-76）。

據此假設，發展核子科技順理成章成為伊朗延續政權與進入大國之列之捷徑，伊朗自 1979 年推翻親美之巴勒維政權及建立伊斯蘭什葉派政權以來，採取強硬反美立場，反對美干預中東事務，試圖挑戰現存國際秩序；1980 年美伊斷交後，美對伊開始進行打壓與制裁；此外，美軍從東、南、西三個方向對伊形成戰略包圍態勢，更造成伊朗強大威脅感；尤其，伊朗擁有尋求成為地區大國之強烈意願，將獲取核子科技視為得到國際社會尊重及平等標誌（楊光，2009：117-119）。

研究核武問題之現實主義學派經常以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為切入點，分析一國獲得核武可嚇阻外來之威脅與攻擊，進而確保本國安全（Sherrill, 2012: 31）。2012 年新現實主義大師華茲（Kenneth N. Waltz）在 7、8 月號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撰文，從核武擴散係維護世界和平之力量論點指出，越多國家擁有核武，世界才會和平，有核武之國家不會輕舉妄動，反而更會小心護核，因此美國及其盟邦不需要阻止伊朗擁核，美歐應持續與伊朗從事外交談判，與伊朗和平共存，解除對伊朗制裁，以避免伊朗人民受苦（Waltz, 2012）。然而華茲論點引發國際社會反響，其中，位於美國華府之 AI Monitor 網站列舉 8 項理由對其論點加以駁斥（Mousavian and Afrasiabi, 2012）。³

鑒於伊朗核問題之重要性，伊朗核政策是否以發展核武為目的即為本文中心問題。現實主義論學派發展至今，至少包括 1950 年代之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1980 年代之新現實主義、1990 年代

³ 8 項理由包括伊朗不視以色列為中東核武擴散之核心、對伊朗而言以色列的威脅並非巨大、伊朗政治秩序係屬後革命而與他國不同、伊朗領導者已宣布核武不合法、伊朗近年之行動不符意欲取得核武者、分析侷限於中東忽略伊朗外交政策的全球（international）面向、伊朗近年支持核武不擴散，以及伊朗認為若取得核武則海灣阿拉伯國家亦將尋求獲取核武，但華茲卻刻意忽略等。

以來之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及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這些流派皆保留現實主義之基本主張，但是在層次分析、國際運作及政策觀點等問題互有差異，各有不同解析與強調重點（鄭端耀，2005：117）；由於伊朗核武問題自 1990 年代以來方才受到關注，加上篇幅字數限制等因素，本文謹從較晚近之守勢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及新古典現實主義等三種相關概念，對於伊朗核政策之動機、利益判斷與發展脈絡，分別提出各自推論，再逐一檢視並比較三者解釋能力之強弱，並提出相關預測。

現實主義基本主張為國家是國際社會主要成員、國家是理性單一實體、國際社會為無政府狀態、國家追求目標相同且相互衝突因而形成安全困境、國家對外影響力主要建立在物質能力基礎上，以及權力分配決定國際體系運作及國家對外關係（鄭端耀，2003：4-6）。其中，守勢現實主義追求安全極大化，避免產生有利他方之差距，但不必然追求有利己方之差距極大化，而攻勢現實主義追求權力極大化，以確保本國安全，其安全政策是削弱潛在敵人之權力，增加對所有其他國家之相對權力（包宗和，2011：56），新古典現實主義則認為國家目標為追求國家利益及國際影響力，設法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之不確定環境下，塑造有利於該國發展環境，且權力本身無法直接及於外交政策行為，而須透過決策者及國內政治之承接傳送，因此外交政策行為不能排除決策者及國內政治影響力（鄭端耀，2005：117）。

本文嘗試檢閱伊朗核政策及核問題發展要況，說明重點置於伊朗在 1979 年發生革命前、後，以及 2002 年伊朗核問題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焦點後之核政策；其次從國家層次，說明伊朗政教合一體制之特點，進而從高階宗教人士對伊朗發展核武之分歧看法，佐以伊斯蘭教之教義，論證國際社會質疑伊朗宣布不發展核武之理由；最後，本文從守勢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及新古典現實主義三個角度分析與解釋伊

朗核政策，並嘗試預測伊朗核問題之未來走向。由於對現實主義之敘述極多，本文不擬對前述三個現實主義家族之理論內容多做說明，而將論述重點置於現實主義理論下之伊朗核政策分析，本文研究架構如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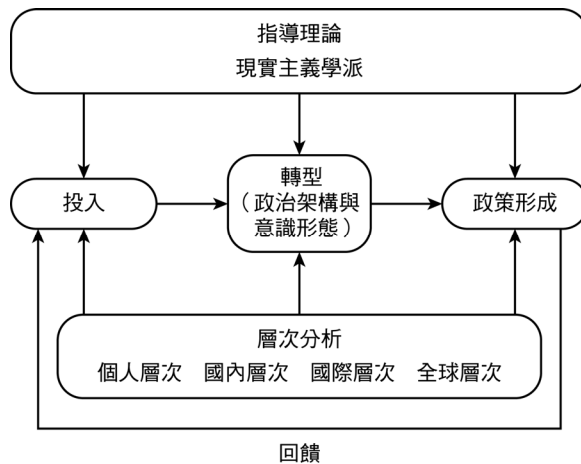


圖 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貳、伊朗核政策及核問題發展要況

伊朗核政策之核心為核計畫，以及圍繞核計畫之外交政策及伊朗與 IAEA 之談判，加上伊朗與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和德國（以下簡稱為六方）之外交與經濟角力。伊朗核計畫之所以成為國際關注之焦點，源於伊朗流亡團體伊朗全國抵抗議會（National Council of Resistance on Iran）在 2002 年 8 月披露，伊朗秘密在納坦茲（Natanz）及阿拉克（Arak）興建核設施，且未向 IAEA 通報而引發爭議（Kerr, 2012a: 5），因而本文接下來以 2002 年為區分基準，說明伊朗核政策。

一、2002 年以前的伊朗核政策問題

伊朗核計畫始於 1950 年代，美與伊朗於 1957 年簽署核子合作協議，1960 年美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興建首座核子反應爐，名為德黑蘭研究反應爐，1967 年完工（Kerr, 2012a: 1）。1973 年伊朗購買法國核子企業 Eurodif 之 10% 股份，以獲得 Eurodif 之 10% 產品，1975 年伊朗與西德西門子公司簽署合約，由西德在布什罕（Busher）興建核電廠，總計 1970 年代，美、法、西德協助伊朗建造數個反應爐（廖文義，2006：104）。伊朗亦於 1968 年簽署《禁止核武擴散條約》（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1970 年批准。此外，1974 年伊朗與 IAEA 簽訂《全面保障監督協議》（Comprehensive Safeguards Agreement），⁴接受 IAEA 監督（廖文義，2006：105）。然而，1970 年代中期，美國情報單位開始關切伊朗可能尋求發展核武（Kerr, 2012a: 1）。

儘管 1979 年伊朗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發動革命成功後取消核計畫，但美國國務院懷疑伊朗為對抗伊拉克而涉嫌發展核武計畫（Kerr, 2012a:1）。1980 至 1988 年伊朗與伊拉克爆發戰爭期間，伊拉克對伊朗使用化學武器，造成伊朗重大傷亡，使伊朗感受到沉重國家安全壓力，故 1982 年決定重啟核計畫。兩伊戰爭期間，伊拉克重創布什罕核電廠，伊朗仍致力恢復該廠運作，美國情報單位更指出，1980 年代中期以來，伊朗何梅尼政權秘密追求核武研發計畫（廖文義，

⁴ IAEA 網站詳細記載聯合國安理會歷次針對伊朗核計畫通過的相關決議及伊朗發展核計畫之進度，其中該組織每一季發表伊朗核問題報告，有系統地說明伊朗在納坦茲、福爾多（Fordow）等地提煉 5% 或 20% 等中低純度濃縮鈾進度與庫存、在阿拉克重水反應爐運作情況及生產鈾的進度、在伊斯法罕（Isfahan）執行鈾轉化等活動，尤其針對帕欽（Parchin）軍事基地進行可疑的測試核試爆裝置等軍事層面問題持續追蹤，並說明伊朗同意 IAEA 人員檢查其核設施、訪談伊朗科學家等配合度情形，有助安理會理事國及國際社會一窺伊朗核計畫之進度，並提供美歐處理伊核問題極重要的政策依據。

2006：105）。伊朗則承認，1980年代中期伊朗確實重啓核計畫，政策目標是掌握全部核燃料循環，以建構生產高度濃縮鈾之能力（Clawson, 2013）。

1980年代後期，伊朗開始與中共接觸。隨著1988年兩伊戰爭結束，進入1990年代，伊朗尋求中共與俄羅斯協助。1991年中共在未向IAEA報備情況下，向伊朗提供鈾物質，1992年兩國簽署興建反應爐及培訓技術人員之合作協議，1997年中共在美壓力下中止與伊朗相關合作。1995年伊朗與俄國簽署協議，由俄國對布什罕核電廠進行復建，儘管美國亦對此表達關切，但俄國不予理會（Clawson, 2013）。實際上，伊朗亦秘密尋求巴基斯坦協助核計畫，巴基斯坦於1987年同意向伊朗提供離心機技術，以解決伊朗在濃縮鈾技術之不足，1989年巴基斯坦開始轉移離心機技術，兩國合作關係延續到1996年（Global Security.org, 2014）。

二、2002年以後的伊朗核政策

（一）哈塔米政府時期⁵

2002年IAEA開始調查伊朗秘密在納坦茲提煉濃縮鈾之設施，以及在阿拉克建造一座重水處理廠等活動，並提出報告指出，前述秘密活動違反《全面保障監督協議》，因而IAEA持續調查伊朗核計畫，伊核問題逐漸引起國際廣泛關注。此時正值美推動發動伊拉克戰爭，為避免美歐將伊朗核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及伊朗核設施可能遭到美軍事打擊，伊朗隸屬改革派之總統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採取以下三個政策，企圖緩和伊朗核計畫爭議（趙建明，2013：82-83）：

第一，與歐盟舉行核問題談判：伊朗於2003至2004年間，與歐

⁵ 哈塔米係伊朗第5任總統，於1997至2005年間執政，支持現任總統羅哈尼。

盟簽署德黑蘭聲明及巴黎協定，伊朗配合 IAEA 檢查，自願凍結濃縮鈾活動，歐盟則承認伊朗擁有和平利用核能權利。⁶

第二，開展能源外交：與中共、印度、日本簽署能源開發協議，吸引各國投資，使這些國家為避免美對伊朗發動戰爭造成投資損失而遊說美國，以緩和美國施壓。

第三，積極和 IAEA 合作：伊朗於 2003 年簽署《禁止核武擴散條約》附加議定書，同意 IAEA 對核設施進行更廣泛檢查。

(二) 內賈德政府時期⁷

然而，隨著 IAEA 之檢查發現更多疑點，加深歐盟質疑，導致歐美施加更多壓力，引發伊朗國內強硬保守派不滿。其後，伊朗強硬保守派贏得 2004 年國會選舉及 2005 年總統大選，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政府 2005 年 8 月上臺，推翻哈塔米政府核政策，2006 年 1 月恢復濃縮鈾活動，致使巴黎協定破裂（趙建明，2013：83）。而 IAEA 經過 3 年調查，2006 年 2 月將伊朗核問題提交安理會，自該年起至 2010 年間，安理會對伊通過六個決議，其中包括四次制裁決議，要求伊朗消除國際社會之疑慮（Kerr, 2012b: 1）。但內賈德政府始終未與 IAEA 充分合作，國際社會亦未能制止伊朗發展核計畫，2012 年美歐對伊朗實施石油禁運後，內賈德政府被迫與伊核問題相關六方（安理會五常任理事國和德國，簡稱六方）進行談判（Nader, 2013）。

⁶ 巴黎協定中，伊朗表示為進一步建立信心措施，伊朗在自願基礎上，暫停所有濃縮鈾及後處理活動，包括製造離心機部件、向離心機進料，組裝、安裝、測試及運轉氣體離心機等，歐盟則承諾與伊朗展開核、經濟及安全領域合作，支持伊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請參閱 IAEA (2004). “Iran-EU Agreement on Nuclear Programme.” http://www.iaea.org/newscenter/focus/iaecairan/eu_iran14112004.shtml. Retrieval Date: 2014/02/08.

⁷ 內賈德於 2005 年至 2013 年間擔任伊朗總統。

內賈德政府核政策立場如下 (Bahgat, 2013: 68-69)：

第一，伊朗善盡《禁止核武擴散條約》義務：伊朗履行條約義務，配合 IAEA 檢查，每年繳納費用，且持續參與伊朗核問題六方談判。

第二，伊朗和平利用核能權利應受國際法保護：做為《禁止核武擴散條約》簽署國，伊朗未謀求核武，且善盡條約義務，應享有和平利用核能權利，伊朗核計畫具有合法性。

第三，反對美歐對伊朗核問題採取雙重標準：伊朗應與其他國家一樣受到國際社會公平對待，反對西方國家渲染伊朗核計畫爭議，以及對伊朗採取之歧視和雙重標準，例如，美國就默許以色列擁有核武。⁸

第四，自主掌握核子科技：獨立掌握核計畫是伊朗民族獨立與自強之象徵，維護伊朗核權利是波斯民族團結之象徵，以及伊朗反對西方國家對核子科技之壟斷，拒絕仰賴外國提供核燃料，故伊朗堅持擁有濃縮鈾權利，在伊朗境內提煉 3.5% 濃縮鈾尤為伊朗與六方進行核談判時之底線 (Marashi, 2012)。

第五，核計畫爭議為伊朗與西方在意識形態及戰略之衝突：以美國為主之西方國家試圖滲透伊朗國家與社會，尤其美國從未接受伊朗之伊斯蘭政權，美政策目標並非限制伊朗核計畫，而在於對伊朗進行政權更迭，伊朗必須抵抗美國影響力。

基於以上強硬政策立場，內賈德政府採取以下政策作為 (趙建明，2013：84)：

第一，反對聯合國及美歐對伊朗之單邊制裁，持續發展核計畫。

第二，採取談判拖延策略，利用伊朗與聯合國安理會五常和德國之談判，以及伊朗和 IAEA 之有限合作，爭取推動核計畫時間。

第三，舉行軍事演習表達捍衛伊朗核設施決心，升高西方國家之

⁸ 內賈德擔任總統期間，經常出奇不意發表「以色列應從地圖上消失」、「伊朗擁有發射衛星科技」及「伊朗不會製造核彈」等言論。

對抗。

第四，利用伊拉克問題牽制美國，伊朗對鄰國伊拉克擁有巨大影響力，伊拉克局勢不安分散美國處理伊朗問題之政策資源，伊拉克成爲伊朗緩衝區。

此外，由於伊朗面對美歐強大壓力，致使伊朗必須拉攏俄羅斯與中共，例如伊朗同意由俄國興建其在布什罕核電廠與尋求購買俄國先進之 S300 導彈防禦系統 (Bloom, 2010)，對中共則運用伊朗豐富能源礦藏加以拉攏，不惜與中共簽署開發伊朗上游能源之協議，利用中共飢渴之能源需求，企圖共同建立反美或反西方之聯盟。誠然，伊朗核問題與美、俄、中共在伊朗核熱點問題上之競爭有密切關聯，從 2003 年以來，每當美歐在聯合國安理會尋求通過制裁伊朗之決議案，都會與俄、中共發生激烈齟齬，導致美歐原先在新決議案所研擬之嚴厲制裁措施，不得不妥協以換取俄、中共不使用否決權 (Baker and Sanger, 2010)，最後通過之制裁措施大爲縮水或遭到弱化，無法達成阻止伊朗停止提煉濃縮鈾 (Davenport, 2014)。

(三) 羅哈尼政府時期⁹

隨著 2013 年 6 月羅哈尼 (Hassan Rouhani) 當選伊朗新總統，面對美歐實施史無前例之金融、能源制裁，對伊朗經濟民生造成極大負面影響，唯恐撼動什葉派政權之穩定，羅哈尼以務實作風及管理危機之態度，改善前總統內賈德留下之政經爛攤子 (Ditto, 2013)。羅哈尼 8 月上臺後，強調與美歐和解，並於 11 月初恢復談判，最終與六方於 11 月 24 日達成初步協議，又稱爲聯合行動計畫 (Joint Plan of Action)，伊朗首度中止其部分核計畫，以換取美歐解除部分對伊制裁，彰顯羅

⁹ 羅哈尼於 2013 年起擔任伊朗總統。

哈尼對核計畫之政策做出巨大改變，初步協議之要點為（Katzman and Kerr, 2013）：伊朗在 6 個月內停止提煉濃度 5% 以上濃縮鈾、去除庫存 20% 濃縮鈾，不興建新鈾濃縮場所，不擴大納坦茲及福爾多（Fordow）核設施活動；阿拉克重水反應爐停止運轉；開放 IAEA 每日進入納坦茲及福爾多核設施檢查；美歐有限度、暫時性，逐步解除部分制裁，惟保留大部分制裁等。

2014 年 1 月初步協議生效後，伊朗與六方 2 月起幾乎每月舉行談判，2014 年 1 月初步協議生效後，伊朗與六方於 2 月起幾乎每月舉行談判，¹⁰ 並停止提煉濃度 20% 濃縮鈾及使用離心機等展現合作姿態。由於伊朗核計畫在國內仍有相當支持，伊朗與六方仍有分歧，故將談判期限展延至 2015 年 6 月，並於 4 月 2 日先就最終協議之架構達成共識文件，要點包括限縮伊朗濃縮鈾活動及降低重水反應爐功能、強化 IAEA 檢查伊朗核設施、確認伊朗遵守協議後，美歐中止制裁，¹¹ 伊朗

¹⁰ 伊朗與六方談判主要分歧為：第一，濃縮鈾：削減伊朗離心機；第二，重水反應爐：伊朗將阿拉克重水反應爐轉化為輕水反應爐，以消除伊朗製造鈾的可能性；第三，配合 IAEA 調查：IAEA 希望伊朗澄清可能發展、設計核彈頭之疑點，伊朗配合度有限；第四，制裁：伊朗希望全面解除美歐制裁，但美歐主張逐步、分階段解除。Perkovich, George and Gwertzman, Bernard (2014). "The Coming Struggle Over Iran Nuclear Pact." <http://www.cfr.org/iran/coming-struggle-over-iran-nuclear-pact/p33012>; Reuters (2014). "Sticking points in Iran's nuclear talks with world powers."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7/03/us-iran-nuclear-issues-idUSKBN0F80R820140703>. Retrieval Date: 2014/07/06.

¹¹ 伊朗將 19,000 臺離心機減少至 6,104 臺，未來 15 年僅製造低度濃縮鈾，並將其庫存減少至 300 公斤。改建阿拉克（Arak）重水反應爐，僅支援和研究放射性同位素（radioisotope）之生產，15 年內不新建反應爐。IAEA 將可進入伊朗所有核子設施檢查，並在個案基礎上，建立「採購渠道」（procurement channel）機制，以監督核物資、科技之提供、銷售及移轉。IAEA 確認伊朗履行協議後，美歐將中止相關制裁，如伊朗在任何時候未履行承諾，將恢復制裁；此外，將指定一個「爭端解決程序」（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以解決各方履行協議之爭端，如無法解決，則可能恢復制裁。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Washington, DC (2015). "Parameters for

與六方並就協議本文展開談判。

2015 年 4 月起伊朗與六方密集談判，7 月 14 日雙方達成最終協議，伊朗同意限縮核計畫規模、加大伊核計畫透明度，換取六方逐步解除聯合國及美歐制裁，以及對伊朗相關武器禁運；¹² 伊朗總統羅哈尼歡迎協議達成，希望伊朗藉此結束孤立及制裁，最高領袖哈米尼 (Ali Khamenei) 亦對談判團隊表示讚賞，在談判前一直反對讓步之伊朗軍方革命衛隊保持沉默 (Karimi, 2015)。10 月 18 日最終協議納入實施，惟伊朗在實施前 1 日試射中程彈道導彈。¹³ 2016 年 1 月 17 日 IAEA 指出伊朗已達到最終協議要求，同日歐盟與伊朗宣佈，針對伊朗之經濟及金融制裁解除，惟美仍保留對伊朗人權及恐怖主義等領域之制裁。¹⁴ 伊朗雖歡迎國際社會解除經濟制裁，惟仍重申對美國等之傲慢

a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Regarding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5/04/240170.htm>. Retrieval Date: 2015/05/02.

¹² 最終協議要點包括伊朗重申不尋求、開發及獲得任何核武，伊朗將在納坦茲及福爾多保有 6,104 臺離心機 (伊朗現有約 1.9 萬臺)，伊朗未來 15 年僅提煉最高至 3.67% 之濃縮鈾，伊朗未來 15 年不在福爾多提煉、研發濃縮鈾及保有任何核物質，伊朗未來將福爾多設施轉變為核子、物理及科技中心，伊朗未來 15 年將保有 300 公斤之 3.67% 濃縮鈾 (伊朗現有約 10,000 公噸低濃縮鈾)，伊朗將改造阿拉克重水反應爐俾不能製造武器級的鈾，伊朗未來 15 年不會有額外的重水反應爐，伊朗將不從事、研發可發展核爆裝置的活動，對伊朗的武器禁運將再持續 5 年，IAEA 可進入伊朗境內被認為可疑的地點，IAEA 核實伊朗核計畫的和平性質後，聯合國、美國以及歐盟將解除對伊朗的經濟和金融制裁，如果伊朗方面違反協議則 65 天內恢復相關制裁，伊朗有權對國際核查人員的核查要求提出異議，由伊朗和六國人員組成的仲裁機構將做出裁定。全文請詳見 “Joint statement by EU High Representative Federica Mogherini and Iranian Foreign Minister Javad Zarif Vienna.” <http://eeas.europa.eu/statements-eeas/2015/15071401en.htm>. Retrieval Date: 2015/07/14.

¹³ 美國之音 (2015)。〈伊朗核協議周日開始實施〉。<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iran-nuclear-20151018/3012383.html>. 2015/10/24 檢索。

¹⁴ 美國之音 (2016)。〈伊朗核協議納入實施 美國仍保留一些制裁〉。<http://www.>

國家在核問題及其他問題上之欺騙會提高警惕。¹⁵

儘管美、俄、英、法、中共等主要國家歡迎最終協議，然而，以色列對伊朗核政策始終保持高度警戒，並批評該協議係全世界歷史錯誤，指出伊朗將從解除制裁中取得數百億美元，用以資助恐怖主義，全球處於更加危險境地；¹⁶ 沙烏地等海灣阿拉伯產油國亦憂慮美未採取重要舉措限制伊朗核活動，增添該等國家與美國間之不信任及猜疑（Welsh, 2015）。

參、伊朗政治架構與意識形態： 宗教與核武不相容？

伊朗最高領袖何梅尼於 1979 年發動革命，廢除君主立憲制度，建立獨裁政體，最高領袖是全國實際最高領袖，總統制定與六方及 IAEA 談判之核政策，必須得到最高領袖之授權（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2014: 13）。此外，伊朗決策過程複雜，除總統外，國會議長、相關部會首長，甚至軍方將領亦會在核政策扮演角色（Bahgat, 2013: 68）。因而，必須對伊朗獨特之政治架構與意識形態加以說明。

一、政治架構

伊朗實行宗教領袖控制下之共和制，雖是獨裁統治但並非一人領

voachinese.com/content/iran-nuclear-20160117/3149435.html. 2016/01/23 檢索。

¹⁵ 美國之音（2016）。〈哈梅內伊歡迎解除對伊制裁 但提醒警惕美國〉。<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news-iran-sanctions-20160119/3152655.html>. 2016/01/24 檢索。

¹⁶ Al Jazeera (2015) “Cheers and jeers greet Iran nuclear deal.”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5/07/mixed-reactions-historic-iran-nuclear-deal-150714162542420.html>. Retrieval Date: 2015/08/15.

導，最高領袖掌握政、軍及宗教最終決策權與高層人事任命案。最高領袖並非人民直選產生，而是由專家議會（Assembly of Experts）選舉，無任期限制，現由哈米尼（Ali Khomeini）擔任。¹⁷ 總統與國會由人民直選，惟選舉並非完全民主，具改革派背景候選人資格經常遭到剔除，選舉過程亦缺乏透明度；此外，如司法部或國會可決定免除總統職務，最高領袖亦有權同意該項決定（Katzman, 2014: 2-9）。總統任期 4 年，連選得連任一屆，可授權第一副總統掌管內閣日常工作，內閣部長由總統提名，國會批准；總統雖係第二號政治人物，但仍有一定執政空間，現由羅哈尼（Hassan Rowhani）擔任。

伊朗之軍隊包括正規軍與革命衛隊（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s Corps），三軍統帥由最高領袖哈米尼兼任，革命衛隊在政治上效忠強硬派，比正規軍更具影響力，且透過秘密部隊在中東支持親伊朗勢力，故能在外交領域扮演重要角色；革命衛隊總指揮官賈法里（Mohammad Ali Jafari）在羅哈尼於 2013 年 9 月與歐巴馬進行電話交談後，便加以批評，並在爾後之核談判，持續反對向美歐做出重要讓步（Katzman, 2014: 19），伊朗政府結構如下圖 2。

神權統治是伊朗政體之一大特點，哈米尼身兼宗教領袖，正式名銜為大阿亞圖拉（Grand Ayatollah），領導約 30 名阿亞圖拉，其皆為高階之伊斯蘭法學家，經常針對重要政治議題提出不同看法。

綜上所述，最高領袖為權力核心及國家大政方針之決策者，總統則為最高領袖政治議題之落實者，總統雖在政治、外交及經濟上擁有相當程度之施政空間，但在軍事上無權置喙，而安全政策更是由強硬保守派所把持（Chubin, 2014: 80）。目前以哈米尼為首之統治集團主導政局，尤其記取 2009 年大選示威教訓，透過軍事、情報機構加強全面

¹⁷ إيران الثورة والدولة (2014). الجزيرة.نت. July 28. <http://www.aljazeera.net/specialfiles/pages/d07f24e3-9aeb-4efb-ade8-864bfa33b67e>. Retrieval Date: 2014/09/13.

社會監控，打擊改革派勢力，致力維持內部穩定。¹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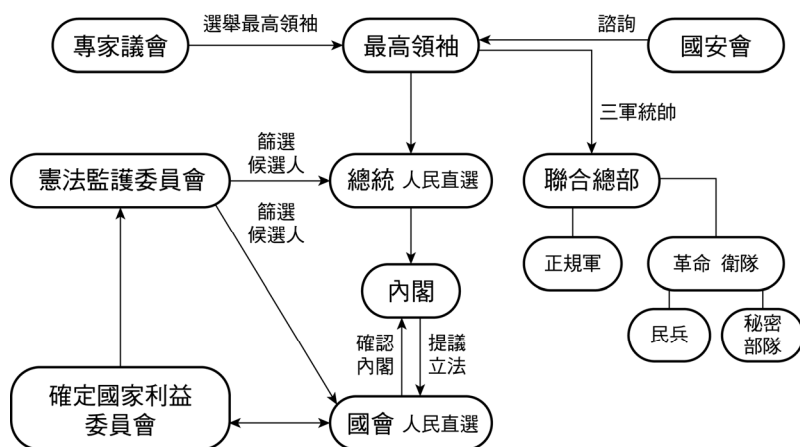


圖 2 研究架構圖

二、意識形態

伊朗革命領袖何梅尼之建國目標是透過消除西方價值觀及拒絕西方發展路線，廢除君主制，並建立政教合一之政府（劉強，2007：45），其宗教與政治意識形態可分為以下三點內涵：

第一，伊斯蘭與現實政治和世俗生活不可分割，反對政教分離。¹⁹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鼓吹分開伊斯蘭與社會生活和政治事務是別有用心的陰謀，亦為瓦解伊斯蘭的一個步驟。若只知道祈禱不關心行

¹⁸ 2009 年總統參選人、改革派領袖之前總理莫沙維於選後發動示威，抗議選舉舞弊，此係 1979 年什葉派建政以來最大規模示威活動，震驚最高領袖（Chubin, 2014: 9-10）。

¹⁹ 何梅尼認為伊斯蘭教是包容性巨大的宗教，它包含了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何梅尼指出，在先知穆罕默德時代，宗教與國家就是一體，無所謂的神學家與政治家，國家與宗教相同。

動，則殖民主義者將會侵占穆斯林的領土。何梅尼指出，伊斯蘭是戰鬥者的宗教，是爭取權力和正義的宗教，反對異教徒控制而應爭取自由和獨立。那些認為伊斯蘭與世俗生活和社會沒有組織關係，認為伊斯蘭只是一種倫理學，不能創立某種類型的政府，更不能管理社會的人，是居心叵測的，必須以伊斯蘭精神重建穆斯林世界的文化認同（劉靖華、東方曉，2000：127）。

第二，反美、反猶太復國主義，反超級強國是重建穆斯林文化認同的重要出路。美國、猶太國和超級大國一直在破壞伊斯蘭運動，損害伊斯蘭的聲譽。何梅尼認為猶太集團比魔鬼還邪惡，他們的殖民主義政策正使歷史發生倒退，超級大國更是在穆斯林世界發現了他們的利益目標，為了實現他們的殖民主義野心，他們一直在創造有利條件企圖扼殺伊斯蘭。西方在十字軍時代就已發現，阻止其實現目標的最大障礙就是伊斯蘭，直至目前他們仍在利用一切手段包含新聞媒體等，對伊斯蘭竭盡歪曲污損之能事，企圖使信仰伊斯蘭者，特別是那些有知識的穆斯林，離開伊斯蘭教拋棄其珍貴的信仰（劉靖華、東方曉，2000：128）。

第三，美國是一個邪惡的超級大國，其根本不關心人類幸福而僅謀求自身利益。在中東，美國正掠奪穆斯林的資源和財富，美國無疑是穆斯林最大的敵人。美國自然也將伊斯蘭和穆斯林團結視為其最大的威脅，故穆斯林不與超級大國妥協，不受美國控制，每個人應像穆斯林那樣生活。何梅尼又指出伊斯蘭是致力於真理，屬於渴望自由和獨立的人，且為與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宗教（Hussain, 1985: 66）。穆斯林沒有選擇，只有努力去摧毀腐敗和正在墮落的制度，以及不虔敬且不公平的制度，發起一場必將取得成功和勝利的伊斯蘭政治革命是所有穆斯林的責任（Abdulghani, 1984: 179）。

哈米尼於 1989 年擔任最高領袖，渠繼承何梅尼意識形態，一直對自由民主有諸多批判，認為資本主義與西方正處於不可避免的長時期

衰弱階段，且相信美國政府在本質上有伊斯蘭恐懼症 (Islamophobia)，尤其美意圖顛覆伊朗什葉派政權。然而與何梅尼稍有不同的是，渠並非下意識地反西方或反美國，不認為美國和西方必須為所有伊斯蘭世界的問題負責、或者必須摧毀西方，亦不認為僅依靠古蘭經及伊斯蘭法就足以應付當代世界的種種需求，渠認為科學與進步是「西方文明的真理」，希望伊朗人知道這個真相；此外，儘管哈米尼並非狂熱的尋找施展暴力機會，亦非瘋狂、不理性及魯莽，但深植於哈米尼的反西方、反美觀念及不妥協個性勢將令任何伊朗與西方的談判產生困難且更加持久，任何美伊關係的重大改善是全面交易的一部分，其中雙方都必須做出重大讓步 (Ganji, 2013)。

三、宗教界對核武的觀點

伊朗革命領袖何梅尼於冷戰時期曾批評美國在日本使用原子彈，1980 至 1988 年兩伊戰爭期間公開禁止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但似未曾從宗教角度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發表過看法。1962 年何梅尼曾表示，若伊斯蘭國家遭到入侵，穆斯林有義務不擇一切手段加以防衛，另一位阿亞圖拉 (Ayatollah) 亦曾在伊朗革命前表達類似看法，且提倡獲得製造核武知識及技術以因應現代的敵人。²⁰

2002 年伊朗核問題引起國際關注後，哈米尼尋求國際社會相信伊朗核計畫和平意圖，強調核計畫用途為醫療及發電，以因應能源有限性 (Katzman, 2014: 21)，並發表宗教意見 (Fatwa) 以澄清疑慮 (The Economist, 2012)。²¹ 哈米尼除抨擊以色列擁有核武外，並強調伊斯蘭

²⁰ Selfscholar.wordpress.com (2013). "Go, Learn About Atoms." <http://selfscholar.wordpress.com/2013/03/24/nuclear-weapons-in-iranian-religious-discourse/>. Retrieval Date: 2014/03/15.

²¹ Fatwa 來自於伊斯蘭教，阿拉伯文為 فتوى，意為正式的法律意見，在伊朗具有阿亞圖拉身分的高階宗教人士方有資格發表 Fatwa，其在本質上具有可塑性，阿亞圖

教禁止使用核武，伊朗僅是希望將核子科學應用在醫學、能源、工業等領域，和平使用核能，利用核技術發展經濟（《古蘭經》信息網，2010）。哈米尼於 2014 年 6 月 9 日在一場學術、教育、文化及研究的研討會上指出，儘管核子科技具有偉大的重要性，但此種科技已具備生產毀滅性武器的基礎，並且百分之百違反人道（Khamenei, 2014）。然而，部分接近哈米尼之阿亞圖拉曾發表宗教意見，主張生產及使用核武，理由是核武為戰場上敵對雙方之「等化器」（equalizer），且是拯救生命的最後必要手段，可確保勝利或制止攻擊，以維持公共利益，此彰顯伊朗宗教界在伊斯蘭教對核武的立場尚未達到共識。

古蘭經在戰爭事務上，嚴格規定必須遵守差別（Discrimination）與比例（Proportionality）原則，此表現在「穆斯林在戰鬥中，不要過當，真主不愛過當之人（古蘭經 2：190）」；以及「穆斯林在戰鬥中，僅可與戰鬥人員作戰，且對敵人造成之傷害不可多於敵人所造成之傷害（古蘭經 2：194）」等經文中。基此，古蘭經和先知穆罕默德之言行不允許會毀滅人民及其城鎮之戰爭，以及毀滅性武器，此項禁制經常在諸如「不要侵越（transgress），神不愛侵越者。」等論述中加以強調（IslamiCity, 2006）。然而，儘管古蘭經確實指出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違背伊斯蘭教義，哈米尼亦數度公開宣示，國際社會卻依然懷疑伊朗發展核武，究其理由有以下六點（Tabatabai, 2013）：

第一，哈米尼未將該 Fatwa 予以正式條文化，其官方網站亦未刊載相關內容，令人質疑該 Fatwa 之存在。

第二，若該項 Fatwa 確實存在，哈米尼雖提及不得使用核武，但未指出是否可以生產及儲存核武。

拉之間可針對 Fatwa 進行辯論，甚或加以改變，其在功能上可作為合適行為的暫時性建議，而非嚴格及持久的規定。除經濟學人外，亦請參閱中東報相關解釋（Taheri, 2014）。

第三，儘管哈米尼擁有重要政治地位，然在伊朗宗教界，對於哈米尼是否具備足夠之宗教權威發表該項 Fatwa 仍未有定論，需要更多阿亞圖拉之看法才能證明該項 Fatwa 之重要性。

第四，該項 Fatwa 能否建立絕對之規定仍有爭議。在國家存亡之際，哈米尼有權反對任何宗教命令，包括暫停適用古蘭經，故其權力高於 Fatwa；基此，若伊朗面臨存亡之秋，哈米尼可決定生產及使用核武。

第五，部分阿亞圖拉在哈米尼發表 Fatwa 後持相反意見，哈米尼卻未公開駁斥，或做出制止，令外界懷疑哈米尼誠實度及該項 Fatwa 真實性。

第六，西方國家一向以政治現實及科學辦案方式處理國際熱點議題，IAEA 發現伊朗涉嫌研發核爆炸裝置之證據，加以伊朗未完全配合 IAEA 釐清疑點，自然無法消除國際社會疑慮。

肆、現實主義學派對伊朗核政策的分析觀點

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現實主義成為國際關係理論重要典範之一，在內部理論之交流與爭辯觸動下，逐漸演變成一種國際關係理論群，本文謹從較晚近的守勢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及新古典現實主義等三個理論分析伊朗發展核武問題。就三者理論內涵差異而言，攻勢現實主義及守勢現實主義兩者爭辯焦點，基本聚焦於「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的政策偏好，守勢現實主義主張「國家」追求安全極大化，攻勢現實主義則認為「國家」追求權力極大化，而新古典現實主義不認同前兩者將「國家」視為相同的主張，並認為國際關係之分析應結合國內政治及國際層次兩個面向，不該僅關注結構（楊永明，2010：78），茲以本文主題之伊朗核問題嘗試析論如下。

一、守勢現實主義

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之最高目標在於追求安全之極大化，權力是追求安全之手段（楊永明，2010：78）。從區域層次分析伊朗國家安全之威脅，自 1979 年伊朗成立什葉派政權以來，伊朗最具威脅之國家為鄰國伊拉克海珊政權與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惟該兩政權分別在 2003 及 2000 年已遭推翻，而伊拉克什葉派之馬利基（Nouri al-Maliki）2006 年擔任總理後，強化與伊朗關係，致使伊拉克遭到伊朗全面滲透（Katzman, 2007: 3），加上阿富汗政府職能一直不佳、軍隊自主性及效能甚低（Sherrill, 2012: 35），故伊拉克與阿富汗已非威脅。

就海灣鄰國對伊朗之安全威脅而言，沙國人口僅及伊朗三分之一且在東部擁有什葉派人口，尤其沙國政治立場保守，至多希望在宗教上成為伊斯蘭世界領袖，不具有阿拉伯半島以外之軍事擴張意圖；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阿曼等王室軍力無法挑戰伊朗，儘管這些國家組成海灣合作理事會，以沙國馬首是瞻，冀合力抗衡伊朗影響力，但這些國家與沙國同樣需要仰賴石油出口，不欲荷姆茲海峽發生戰端，因而與伊朗發生衝突純屬不智（Sherrill, 2012: 35）。

另一個區域傳統之遜尼派大國埃及與伊朗什葉派政權長期不睦，²² 但埃及自 2010 年爆發阿拉伯之春以來仍自顧不暇，威脅伊朗不符埃及利益。土耳其自鄂圖曼帝國瓦解以來，未曾對伊朗表達過敵意，更何況要面對庫德族挑戰。再就以色列來看，以、伊兩國陸地距離達 1,000 英里，無領土爭端，儘管兩國因伊朗核問題處於敵對狀態，但以色列未曾發表過要消滅伊朗之言論。但因伊朗前總統內賈德曾數度發表以色列自地圖上消失等妄論，以色列是基於國家安全立場防衛伊朗

²² 伊朗建立什葉派政權後企圖對中東輸出革命，曾在埃及扶植什葉派勢力，並於 2003 年陰謀推翻埃及穆巴拉克政府，一度引起兩國關係緊張。

威脅，並非毫無理由地主動攻擊伊朗（Sherrill, 2012: 35）。

從全球層次分析伊朗國家安全之威脅，伊朗面臨俄羅斯、西方文化及美國報復之威脅來源。前蘇聯瓦解後，中亞五國形成俄羅斯與伊朗間緩衝地帶，伊朗亦加強與俄國關係，使俄國在聯合國等多邊場合經常為伊朗緩頰，故從短、中期而言，俄不是伊朗威脅來源（Sherrill, 2012: 37-38），因而美國就成為伊朗在中東地區以外之主要威脅。美伊在巴列維（Pahlavi）王朝（1925 至 1979 年）時期關係緊密，巴列維王朝於 1979 年遭到推翻後，美伊關係跌入谷底，1980 年 4 月斷交（鄭雪飛，2007：7）。兩國關係歷經美駐德黑蘭使館人質事件、1980 年代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黨（Hizbullah）綁架美國人士，伊朗長期將美國妖魔化（Sherrill, 2012: 38）。

儘管伊朗前總統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²³ 有意改善與西方國家關係，惟遭到伊朗強硬保守派掣肘。美雖指控伊朗為邪惡軸心、資助恐怖主義國家，美亦於 2003 年攻打伊拉克，使得伊朗唯恐成為下一個打擊目標而企圖在伊朗核問題上尋求與美國和解，²⁴ 惟自 2004 年以來，美國國會與民意未出現對伊朗動武跡象，歐巴馬總統上任以來，採取改善與伊斯蘭世界關係、自伊拉克撤軍、計劃於 2014 年自阿富汗撤軍等作為，甚至 2013 年敘利亞阿塞德政權跨越使用化學武器紅線時，歐巴馬仍與俄羅斯達成「化武換和平」倡議，使阿塞德免於美、法軍事威脅，均凸顯美國無意在中東進行新軍事衝突。

至此，根據守勢現實主義主張安全困境並非是不可解之難題，且不一定等同衝突，仍然存在合作空間之理論（鄭端耀，2003：11），伊朗未面臨來自區域阿拉伯國家、以色列、土耳其，以及英、法等大國

²³ 哈塔米係伊朗第 5 任總統，於 1997 至 2005 年間執政，支持現任總統羅哈尼。

²⁴ 伊朗總統羅哈尼曾於 2003 年擔任首席核子談判員，與英、法、德就核問題達成協議，卻遭到伊朗內部強硬派批判。

之任何重大具體、現實挑戰，尤其美國並未顯現侵略伊朗或對其實施政權更迭之意圖，伊朗政權存續並未出現重大威脅，安全困境並非全然不可解且不一定導致衝突；因而，守勢現實主義可以解釋伊朗哈塔米前政府於 2003 至 2004 年之間，特別是羅哈尼現政府與國際社會，尤其是美歐，透過核談判溝通雙方意圖，達成妥協等諸多政策作為。再者，守勢現實主義者指出，增權擴張並非確保國家安全有效方法，在某些條件下，守勢策略可能更為有效（鄭端耀，2003：13）；因之，守勢現實主義論可以解釋伊朗於 2013 年與美、歐進行和解（Henderson, 2014: 4），²⁵ 亦和 IAEA 達成加強合作共識，並與六方達成限制發展和核計畫協議，在權力（核武）之獲取上採取適可而止等政策作為。

整體而言，守勢現實主義在說明伊朗解開安全困境、維持守勢武力維護國家安全、溝通核問題相關國家意圖、伊朗與美歐間存在轉圜及合作空間，進而達成伊朗核問題最終協議，限制自身發展核子規模等政策作為方面具有解釋優勢。然而，守勢現實主義受到批評之處係該理論僅能反映片面國際關係現象，例如該理論即無法解釋伊朗在 2016 年最終協議納入實施前 1 日，試射中程彈道導彈之挑釁舉動；再者，守勢現實主義亦無法預測伊朗與六方達成之最終協議能否長期維持下去；更重要者，未來最終協議屆滿，一旦伊朗宣布擁有製造核武能力之際，該理論將陷入無法自圓其說之困境；尤其該理論最具爭議之處在於其打破傳統現實主義所持國際關係乃權力競爭基調，以為國際社會存在安全合作空間，以及國家間意圖可以相互溝通，而與傳統現實主義不相符合。

²⁵ 2013 年 3 月美國透過阿曼與伊朗密商，2014 年 9 月歐巴馬更與羅哈尼首度進行電話交談。

二、攻勢現實主義

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之最高目標在於追求權力之極大化，權力就是國家之目標，無政府狀態創造了永恆且無解之安全困境（楊永明，2010：78）。鑒於伊朗內賈德前政府面對美國無意在中東發動新戰爭之政策取向，卻仍願意冒著美國或以色列可能攻擊核設施之風險，堅持發展核計畫，不斷遭到外界質疑其獲取核武之野心，彰顯伊朗可能企圖超越防禦之目標（defensive goal），從而具有潛在之攻擊性目標（offensive aim），因之必須從攻勢現實主義之角度分析伊朗核政策（Sherrill, 2012: 39）。

攻勢現實主義者指出，國家求取生存最佳方法即為不斷增加權力，此既是國家目標也是手段，直到成為區域霸權為止，國家擁有多少權力才是安全，從無明確答案（鄭端耀，2003：7-8）。由於伊朗甫建立獨裁體制即陷入與伊拉克之8年兩伊戰爭，長年遭受美歐外交與經濟制裁，長期面臨政權存亡之秋，加上伊朗政權合法性建立在伊斯蘭教基礎之上，先天上伊朗與西方民主價值觀不相契合，在區域上，伊朗亦採取反對親美之阿拉伯王室世俗政權政策，使得美國在伊朗眼中成為意識形態敵人（Sherrill, 2012: 39-40）。而伊朗長期政策取向為反對現行國際體系中由西方主導之權力分配，例如在不結盟運動中，伊朗希望獲取部分不滿美歐之非洲及中南美洲國家之支持（Fite and Coughlin-Schulte, 2012: 2）。

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主要差別在於前者更懷疑他國意圖，對他國意圖始終抱持高度疑慮，即使對友國亦缺乏信任，故表現較守勢現實主義更注重權力（包宗和，2011：55）。伊朗1979年建政以來，始終認為主要安全威脅不是來自西方帝國主義之外來攻擊，而是針對伊朗什葉派政教合一體制之一種想像的外來攻擊；若伊朗放棄輸出伊斯蘭革命及反美政策，將違背其建國原則及放棄政權合法性，

而獲取核武與藉由核武嚇阻外部攻擊，又能反過來增強其維持強硬政策能力，或提供伊朗在中東之政策迴旋空間（Sherrill, 2012: 40）。例如中東地區若無核武，則須顧慮伊朗之核威懾力量，並做出相應政策調整；如此，伊朗或能達到政策目標包括強化在波斯灣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領土爭議上之地位、²⁶ 油氣田分配或在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發言權等地位主張。因之，攻勢現實主義可以解釋即便內賈德前政府執政 8 年期間斷斷續續與六方維持對話，然事實上，內賈德政府一直懷疑美歐透過 IAEA 一窺其核計畫之虛實且並未放棄顛覆伊朗之野心，以及伊朗在陸續談判中表達或可接受凍結部分核計畫，但不會同意其核計畫倒退（roll back）或面臨拆解命運之政策（Koch, 2014: 3）。

除積極發展核計畫外，伊朗攻勢政策尚包括汲汲於追求中東地區什葉派少數族群利益及輸出伊斯蘭革命，在阿拉伯半島介入沙國、科威特、葉門、巴林政局，煽動及支持這些國家什葉派反對君主政權，²⁷ 不惜派兵協助伊拉克對抗遜尼派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長期提供軍經援助以協助敘利亞阿塞德（Bashar Assad）什葉派政權對抗沙國及卡達所支援之溫和遜尼派反對陣營（Amos, 2014），更要求盟友黎巴嫩真主黨進入敘利亞作戰等（Fulton *et al.*, 2012: 1）。

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擁有共同理論基本主張，前者強調國際攻勢動態作為，後者顯示國際環境守勢特質。整體而言，總括伊朗核政策及其在區域之干預政策，攻勢現實主義顯然較守勢現實主義更能解釋伊朗對於所處國際體系與環境之高度不安全感及缺乏信任，故一直懷疑他國企圖，認為只有不斷增加權力，方能在國際社會自助

²⁶ 伊朗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之間存在阿布穆薩、大通布、小通布之 3 小島歸屬問題。

²⁷ “الجزيرة نت”، May 15. <http://www.aljazeera.net/news/pages/ba40f38e-45f0-4215-9600-fd66f2b4f2cd>. Retrieval Date: 2014/08/09.

體系下求取生存，而與以色列及沙烏地等區域強權認為伊朗終將擁核自保、自重之觀點相當吻合，因之，未來一旦伊朗宣布擁核，將能驗證攻勢現實主義論觀點之正確性；再者，伊朗不僅關心眼前之安全，還預謀伊斯蘭政權長遠之發展與安全，可能之目標包括壯大軍力、獲取核武、增加財富與成就霸權等，因此伊朗核政策充滿競爭、衝突色彩，以及存在更多之不確定性。然而，攻勢現實主義受到批評之處係該理論不關切國內政治與決策者變數，視為黑盒子作業看待（鄭端耀，2003：9），自然不能解釋伊朗溫和派總統羅哈尼上臺後，積極與六方磋商核問題，並達成限縮核計畫之最終協議等政策作為，因此其論點無法全面涵蓋伊朗核政策之發展，亦無法對伊朗 15 年後完成擁核做出定論。

三、新古典現實主義

新古典現實主義與所有現實主義學派相同，皆係以權力為基礎分析政策行為，惟該理論認為權力本身並無法直接及於政策行為，而須透過決策者與國內政治之承接傳送，故政策行為不能排除決策者及國內政治影響力，該理論主張為（鄭端耀，2005：125-128）：

第一，無政府狀態屬於不確定狀態，是否會形成衝突與合作，須視特定時期國家間之關係和外交政策行為等因素。

第二，權力是決定國家行動之基礎，但權力並非等同外交政策利益和行動。

第三，國際權力分配是影響外交政策行為最主要力量，但較注重相對權力，尤其是和本身相關國家間之權力分配關係。

第四，國際權力分配無法有效解釋或決定實際外交政策行為，就短、中期而言，國際體系權力分配不足以為國家外交政策行為提供合理說明。

第五，外交政策決策者對國際權力分配之認知存在許多變數。

第六，國家權力是否能轉化為國際行動力量，決定在國內政治成就，特別是政府能力。

第七，由於國家不僅關心國際權力分配，亦關切自身之國家目標與外交政策利益，在不同考量下，採取不同外交策略，故國家外交政策行動未必會隨著國際權力變化，而採取相對應之權力平衡措施。

前述從守勢現實主義理論及攻勢現實主義理論之分析中，分別說明該兩理論在解釋伊朗核政策之優勢與不足之處，接下來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將研究重點轉入國內政治層次，對伊朗核問題進行個案研究。而國內政治層次主要區分為決策者、政治結構及政策考量（鄭端耀，2005：129）。

在決策者方面，包括前、後任最高領袖何梅尼及歷任總統在內等具有重要政策決策權之保守派政治人物皆認為，伊朗以其重要地緣位置、廣大版圖、眾多人口及豐富資源，應能成為中東地區政治領導大國；對外，伊朗企圖結合伊斯蘭教什葉派與波斯民族兩個概念，成為中東地區首個擁有先進核技術之穆斯林國家，藉以提升伊朗在整個伊斯蘭世界地位，鞏固伊朗免於西方霸權統治之形象，俾凸顯伊朗與海灣阿拉伯國家仰賴西方軍事保護之不同；對內，內賈德政府內部之強硬保守派尤其希望消除溫和派主張與國際合作以獲得先進科技之主張，利用核計畫之成就證明伊朗之核子技術自主性，以及由西方主導之全球化並非伊朗達成科學進步之必要條件（Sherrill, 2012: 43）。在伊朗強硬保守派觀念裏，西方國家為伊朗冠上流氓國家（明居正，2013：201）、資助恐怖主義國家、人權狀況惡劣、獨裁政府、暴力鎮壓選舉示威等認知之標籤，因此伊朗沒有理由接受西方主導下之國際核不擴散體制，最高領袖哈米尼則認為美國具有高度民族優越感，且對伊朗深具敵意，因此國際規則無法掩蓋美國否定伊朗正當地位之企

圖 (Avni, 2014)。²⁸ 伊朗藉由展現掌握核燃料循環，可使國際社會注意到其擁有製造核武能力之事實，以及伊朗可隨時生產核武之心理效果，以消除伊朗深切之不安全感，進而改善伊朗之安全困境。

進一步而言，伊朗保守派主導政治結構，保守派內部又區分為強硬保守派與溫和保守派，²⁹ 前者以強硬派教士及軍方革命衛隊為主，採取投機主義之取向，後者以現任總統羅哈尼之派系為主，採取務實主義取向，兩派對於伊朗未來發展方向與途徑之看法不同 (Koch, 2014: 3)，內賈德擔任總統期間，在強硬保守派動員下，將核子科技塑造為波斯民族重要成就與不可剝奪之國家權利，指控係西方國家試圖否定伊朗獲得國際聲譽與敬重之陰謀 (Sherrill, 2012: 32)。

伊朗軍方革命衛隊為發展核計畫主要提倡者，從文官體系之伊朗原子能組織主管自 1997 至 2009 年皆由軍方將領出任，以及軍方秘密接觸巴基斯坦，可見軍方涉入核計畫之深，導致安理會制裁伊朗決議名單中亦包含革命衛隊將領。至此可以發現，伊朗官僚體系之運作模式，由文官出面否認核計畫有軍事用途，同時由軍方採取避免公開透明、利用秘密預算及規避國會監督以執行核計畫之作爲 (Sherrill, 2012: 42)，更有甚者，軍方在內賈德政府縱容下，依循此模式逐漸向政治、經濟等領域發展。隨著軍方利益不斷擴大，以及內賈德前政府因無法改善經濟遭到人民批評，軍方瞭解到，一旦下一屆政府轉而採取溫和、務實政策路線，淡化意識形態因素，軍方勢將陷於脆弱處境，導致軍

²⁸ 美智庫布魯金斯協會之伊朗專家馬隆尼 (Suzanne Maloney) 指出，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在反美意識形態上具有深度偏執，長期恐懼美國對伊朗進行政權更迭之不變企圖。

²⁹ 改革派以前總統哈塔米、拉夫桑賈尼 (Ali Akbar Hashemi Rafsanjani) 與前總理莫沙維 (Mir Hussein Moussavi) 為主，莫沙維因領導 2009 年抗議總統大選舞弊示威，迄仍遭到軟禁，改革派久經鎮壓一蹶不振，哈塔米與拉夫桑賈尼只能選擇支持溫和保守派，有利羅哈尼於 2013 年 6 月當選總統。

方更加堅持發展核計畫及導彈科技，俾確保其未來利益與政治影響力；因而，伊朗軍方因素可以解釋羅哈尼現政府與六方達成最終協議後，軍方並未對該協議表達正面態度，甚至在最終協議實施前 1 日試射導彈之挑釁舉動。

值得一提的是，伊朗為保有革命成果，其特殊政治結構使得軍方僅向最高領袖哈米尼效忠，總統羅哈尼無法直接加以統領，致使軍方因素將在未來伊朗落實最終協議之過程中產生諸多變數，一旦溫和派總統羅哈尼改善經濟不利或失勢，軍方將可能結合強硬派教士醞釀反撲，重演伊朗以往在核問題上態度反覆之歷史；特別在軍方如果執意秘密發展核武之前提下，不能排除未來最終協議屆滿後，伊朗宣布擁有製造核武能力之可能。因此，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針對伊朗決策者及政治結構之分析，可以彌補守勢現實主義理論解釋及預測之不足；同時亦可從針對伊朗核問題之個案分析觀點，與傳統現實主義所持國際關係乃權力競爭之基調達成一致。

最後就政策考量而言，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強硬反美政策立場，不得不顧慮美歐 2010 年底起對伊朗採取包括制裁中央銀行、石油禁運等一連串嚴厲制裁，導致伊朗石油出口及民生經濟受到重創之現實（Farhi, 2012），無法忽視民間要求改善民生水準之呼聲，促使哈米尼支持羅哈尼當選之事實（Gwertzman, 2013）。羅哈尼上臺後，調整前任「硬碰硬困局」至「和解打開僵局」之態勢，強調在核問題獲得哈米尼授權，採取尋求突破對外孤立、透過六方會談及雙邊互動與美歐交換意見等作為，達成聯合行動計畫（Joint Plan of Action）初步協議，³⁰ 降低國際制裁（U. 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4），此種和解政策作為凸顯伊朗政策考量係以經濟民生之國家利益為重，且與羅哈尼溫和派

³⁰ 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 (2014). "Country Profiles/Iran/Nuclear." <http://www.nti.org/country-profiles/iran/nuclear/>. Retrieval Date: 2014/11/22.

政策取向密切相關。然而，若反證伊朗羅哈尼政府迫於美歐強力經濟制裁壓力而尋求妥協之政策作為，此又與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認為國際權力分配在決定實際外交政策行為上存在相當限制之主張似有牴觸。

整體而言，新古典現實主義論在國際體系結構因素上，再加入國內政治與決策者變數等國內政治因素之考量，可以解釋伊朗決策者一旦改弦易轍，就能使伊朗核問題獲得突破之現象，且強調伊朗核政策是一種變動過程，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尤其伊朗國內政治架構與意識形態影響核政策之變數太多，很難有效掌握，並預測伊朗終極擁核之可能性，此等觀點符合一般對理論需具解釋及預測功能之要求。針對一般批評該學派未區隔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理論之問題，本文認為，伊朗自 1979 年成立伊斯蘭政權以來，歷經冷戰時期之兩極體系及後冷戰時期之超多強國際格局，在伊核問題上，始終能與西方周旋，同時獲致核技術之進展，證明國際權力分配因素實未能充分說明伊朗核政策之演變，而必須輔以伊朗國內政經因素之分析。然而，新古典現實主義論對於個別議題之研究，能否形成一般性或普遍性之通則，仍需要更多個案研究之累積。

伍、結論

由於近年國際社會盛傳伊朗接近擁核階段，加上伊朗積極介入中東，以致升高沙國及以色列之憂慮，而伊朗核政策之終極目標是否為發展核武，也一再成為學術界探討焦點。本文剖析伊朗意識形態與核武之關聯性，藉由現實主義理論分析伊朗在國際及區域層次之核政策行為，最後轉入伊朗國內層次，探討伊朗核政策。

伊朗核問題與美、俄、歐盟、中等國際強權，以及沙國、以色列等區域大國之角力有關，加上中東具有豐富石油、天然氣資源及重要地緣戰略地位，均使得伊朗核問題與國際政治息息相關，若伊朗核問

題處理不慎引爆區域衝突，將會對緩慢復甦之國際經濟、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互動，以及中東之教派分歧造成嚴重衝擊。進一步而論，從伊朗內賈德政府對西方採取強硬態度之核政策，至羅哈尼政府上臺與西方和解，本文認為美國與伊朗關係就是伊朗核問題之關鍵因素。自 2013 年伊朗羅哈尼政府改變對美歐之強硬政策取向後，伊朗與六方僅經過兩輪談判即能達成初步協議，凸顯外交磋商是國際強權解決伊朗核問題之主要政策途徑。

伊朗獨特之政教合一體制及領導者意識形態，在伊朗核政策扮演重要角色。伊朗自爆發革命以來，以最高領袖何梅尼為核心之保守派主導政局。總統雖有處理外交、經濟事務職權，但總統能否獲得最高領袖授權、總統與最高領袖私人關係密切及互信程度，攸關伊朗政府處理核問題之政策彈性與空間，強硬派亦會從中掣肘，尤其伊朗與六方之談判過程與結論，最高領袖才是伊朗核政策之最後決策者。哈米尼承襲何梅尼反西方思想，歷經美國人質危機及兩伊戰爭，對美深具敵意，但無疑較何梅尼更加重視當代科技知識，盼望伊朗獲得核子科技而能躋身強國行列；哈米尼面對西方質疑伊朗核計畫之軍事用途，屢屢透過 Fatwa 強調核武不為伊斯蘭教所容且違反人道。若以古蘭經文佐證，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確實違背伊斯蘭教義，但西方更加重視科學證據，加以伊朗宗教圈對發展核武看法分歧等疑點，西方對哈米尼所言始終抱持高度懷疑。

本文研究發現，在解釋伊朗核政策能力方面，守勢現實主義在說明伊朗羅哈尼政府為解開安全困境及維護國家安全，故與六方溝通核問題，更與美歐增加外交轉圜及合作空間，同意限制自身發展核子規模，進而達成伊朗核問題最終協議等政策作為方面具有解釋優勢。攻勢現實主義則在說明伊朗內賈德政府為求取什葉派政權之永續生存，加上對任何國家意圖始終抱持高度疑慮，故不斷增加權力，且在與六方會談始終採取強硬立場，以維持核子科技實力等政策上具有解釋優

勢。而新古典現實主義在說明軍方及強硬保守派基於加強權力之因素，不論在內賈德及羅哈尼政府時期，皆反對與六方達成協議等政策方面具有解釋優勢。由此觀之，守勢、攻勢及新古典現實主義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各自對伊朗內賈德或羅哈尼政府時期之核政策具有解釋力，也因而三派對伊核問題之推論並非完全互斥；其中，攻勢現實主義與新古典現實主義又各自針對伊朗內部強硬派對核問題之強硬態度，彌補了守勢現實主義之不足。

在預測伊朗核政策能力方面，由於守勢現實主義忽視國內政經因素，自然無法預測伊朗與六方達成之最終協議能否持續維持；攻勢現實主義則分析伊朗對於所處國際體系與環境之高度不安全感及缺乏信任，懷疑敵對國家陰謀推翻伊朗伊斯蘭政權，認為只有不斷增加權力，方能在國際社會自助體系下求取生存，終將擁核自保、自重，因而具有一定預測能力；而新古典現實主義指出伊朗核政策在持續變動過程中，存在諸如國內政治架構與意識形態之變數，很難有效掌握，不能排除未來伊朗終極擁核之可能性。就此而言，攻勢現實主義過於強調外部環境，忽略了領導者因素，故其判斷稍嫌武斷；而新古典現實主義提出在溫和派領袖政績不佳、失勢或軍方執意秘密發展等前提下，伊朗將製造出核彈，此種蠱測顯然較攻勢現實主義嚴謹。因而新古典現實主義最符合筆者研究架構之指導理論，能綜合考量伊朗總統與最高領袖之政治、宗教理念（個人層次），伊朗溫和派與強硬派之政治角力與官僚作業（國內層次），中東遜尼派、什葉派之區域政治主導權鬥爭及美伊關係（國際層次），以及 IAEA 作為全球防止擴散機制之功能（全球層次），並透過國內、外政治因素與交互影響作用之轉型，對錯綜複雜及糾葛數十年之伊朗核問題提出宏觀解釋及預測。

最後，回到「伊朗核政策是否以發展核武為目的」之問題，綜觀伊朗經過內部強硬保守派對核子技術之多年研究與經營，渠等對美國可能進行政權更迭之疑慮始終難以釋懷，以及擴大中東什葉派勢力之

長期需要，並佐以 IAEA 報告察覺伊朗秘密測試核爆裝置等科學評估，可以得出伊朗自前內賈德政府之核子政策即是以發展核武為目的，且已具備提煉濃縮鈾與導彈科技等發展核武之基礎，只差臨門一腳，待最高領袖哈米尼做出擁核之最後決策；而在當前羅哈尼政府時期，迫於美歐制裁對國內經濟之強大制約，進而危及什葉派政權之穩固，伊朗內部強硬派不得不暫時壓抑擁核意志，配合行政當局與六方簽署之核子協議。展望未來伊朗核政策走向，筆者認為，由於伊朗甫從 2016 年 1 月開始履行最終協議及逐步獲得解除制裁，對於羅哈尼政府與六方簽署核協議之政策促成經濟復甦正面效益，目前評估其政策成敗之時機稍嫌過早；然而，鑒於伊朗將於 2017 年 5 月舉行總統大選，羅哈尼核政策對於經濟復甦之貢獻度可能被放大檢視，加上最高領袖哈米尼已高齡 77 歲且健康情形不佳，其接任者之選舉將牽動伊朗國內政治博弈，將使伊朗核問題持續成為國際關注焦點議題。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古蘭經》信息網（2010）。〈伊斯蘭革命領袖致德黑蘭核裁軍國際會議的信〉。<http://gulanjing.com/html/2010-04/1447.html>。2014/04/21 檢索。
- 包宗和（2011）。《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
- 明居正（2013）。《大美國霸權的浮現》。台北：五南。
- 楊永明（2010）。《國際關係》。台北：前程文化。
- 楊光（2009）。《中東非洲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廖文義（2006）。〈伊朗核問題與國際政治：大國的態度與作為〉，《全球政治評論》16：101-130。
- 趙建明（2013）。〈魯哈尼當選對伊朗核問題的影響〉，《西亞非洲》6：82-84。
- 鄭雪飛（2007）。《伊朗核問題與國際安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鄭端耀（2003）。〈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42(2)：1-21。
- 鄭端耀（2005）。〈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44(1)：115-135。
- 劉強（2007）。《伊朗國際戰略地位論》。北京：世界知識。
- 劉靖華、東方曉（2000）。《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嚴震生（2012）。〈伊朗核爭端下美中關係的動向與影響〉，《展望與探索》10(3)：18-23。

二、英文部分

- Abdulghani, Jasim M. (1984). *Iraq and Iran: The Years of Cri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Amos, Deborah (2014). "Iranians Begin To Feel The Heavy Burden Of Syria's War." *National Public Radio*, March 28. <http://www.npr.org/blogs/parallels/2014/03/28/295815927/iranians-begin-to-feel-the-heavy-burden-of-syrias-war>. Retrieval Date: 2014/05/03.
- Avni, Benny (2014). "Obama No Longer Wants America to Depose Tyrants." *Newsweek*, February 26. <http://www.newsweek.com/obama-no-longer-wants-america-depose-tyrants-230309>. Retrieval Date: 2014/05/03.
- Bahgat, Gawdat (2013). "The Iranian Nuclear Crisis: An Assessment." *Parameters* 43(2): 68-69.
- Baker, Peter and Sanger, David E (2010). "U.S. Makes Concessions to Russia for Iran Sanctions." *New York Times*, May 21. <http://www.nytimes.com/2010/05/22/world/22sanctions.html>. Retrieval Date: 2014/05/10.
- Bloom, Oliver (2010). "Russia's Sale of S-300 Air Defense Systems to Iran."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ne 11. <http://csis.org/blog/russias-sale-s-300-air-defense-systems-iran>. Retrieval Date: 2014/04/12.
- Chubin, Shahram (2014). "Is Iran a Military Threat?" *Survival* 56(2): 9-81.
- Clawson, Patrick (2013). "Rouhani's Nuclear Views: An Open Book?"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June 19.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rouhanis-nuc>

- lear-views-an-open-book. Retrieval Date: 2014/04/19.
- Davenport, Kelsey (2014). "History of Official Proposals on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January. http://www.armscontrol.org/factsheets/Iran_Nuclear_Proposals. Retrieval Date: 2014/05/09.
- Ditto, Steven (2013). "Who Is Hassan Rouhani?"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September 24.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who-is-hassan-rouhani>. Retrieval Date: 2014/06/07.
- Farhi, Farideh (2012). "Iran's Murky Political Futur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October 4. <http://www.cfr.org/iran/iran-murky-political-future/p29205>. Retrieval Date: 2014/04/26.
- Fite, Brandon and Coughlin-Schulte, Chloe (2012). "US and Iranian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Impact of Latin America, Africa, and the Peripheral State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6.
- Fulton, Will, Holliday, Joseph and Wyer, Sam (2012). "Iranian Strategy In Syr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December 20. <http://www.understandingwar.org/sites/default/files/IranianStrategyinSyria-1MAY.pdf>. Retrieval Date: 2014/05/24.
- Ganji, Akbar (2013). "Who Is Ali Khamenei?"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http://iranian.com/posts/view/post/19695>. Retrieval Date: 2014/06/21.
- Global Security.org (2014). "A.Q. Khan & Iran."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world/iran/khan-iran.htm>. Retrieval Date: 2014/11/29.
- Gwertzman, Bernard (2013). "How to Read Iran's Elections?" *Council*

-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11. “<http://www.cfr.org/iran/read-irans-elections/p30913>”. Retrieval Date: 2014/05/24.
- Henderson, Simon (2014).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Deepening Rifts and Emerging Challenges.”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May 22: 2-4.
- Hussain, Asaf (1985). *Islamic Iran: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 IslamiCity (2006). “War and Peace in the Quran.” March 17. <http://www.islamicity.org/4270/war-and-peace-in-the-quran/>. Retrieval Date: 2014/08/16.
-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2014). “Israeli intelligence chief: Iran can build nuclear bomb with a year.” <http://www.jta.org/2014/06/09/news-opinion/israel-middle-east/israeli-intel-minister-iran-is-already-a-nuclear-threshold-state>. Retrieval Date: 2014/08/09.
- Karimi, Nasser (2015). “Iranians welcome nuclear deal with world powers, hoping for better economy, end to isolation.” *U.S. News & World Report*, <http://www.usnews.com/news/world/articles/2015/07/14/iranians-welcome-nuclear-deal-hope-for-brighter-economy>. Retrieval Date: 2015/09/12.
- Katzman, Kenneth (2007). “Iran’s Influence in Iraq.”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bruary 2: 3.
- Katzman, Kenneth, Nerurkar, Neelesh, O’Rourke, Ronald R., Mason, Chuck and Ratner, Michael (2012). “Iran’s Threat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anuary 23: 1-2.
- Katzman, Kenneth and Kerr, Paul K. (2013). “Interim Agreement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December 11.

- Katzman, Kenneth (2014). "Iran: US Concerns and Policy Respons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une 30: 2-65.
- Kerr, Paul K. (2012a). "Iran's Nuclear Program: Stat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17: 1-5.
- Kerr, Paul K. (2012b). "Iran's Nuclear Program: Tehran's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December 20: 1.
- Khamenei, Ali (2014). "Nuclear arms totally against humanity: Ayatollah Khamenei." *Press TV*, June 9. <http://www.presstv.ir/detail/2014/06/09/366212/nukes-totally-against-humanity-leader/>. Retrieval Date: 2014/07/12.
- Koch, Christian (2014).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hange and Upheaval 2014." *GCSP Policy Paper*, July: 3.
- Marashi, Reza (2012). "Nuclear Brinkmanship with Iran."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nuclear-brinkmanship-iran-7158>. Retrieval Date: 2014/06/14.
- Mousavian, Hossein and Afrasiabi, Kaveh (2012). "Eight Reasons Why Waltz Theory On Nuclear Iran Is Wrong." *Al Monitor*, July 16.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2/al-monitor/eight-reasons-why-the-waltz-theo.html#>. Retrieval Date: 2014/07/05.
- Nader, Alireza (2013). "Rouhani: Rival Constituencies." *Rand Corporation*, June 24. <http://www.rand.org/blog/2013/06/rouhani-rival-constituencies.html>. Retrieval Date: 2014/03/08.
- Sherrill, Clifton W. (2012). "Why Iran Wants The Bomb and What It Means For US Policy?"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19(1): 31-49.
- Tabatabai, Ariane (2013). "Don't misunderstand Khamenei's nuclear

- fatwa.” *Arms Control and Regional Security for the Middle East*, February 28. <http://www.middleeast-armscontrol.com/2013/02/28/dont-misunderstand-khameneis-nuclear-fatwa/>. Retrieval Date: 2014/03/22.
- Taheri, Amir (2014). “Opinion: Obama, the Bomb and the Fatwa.” *Asharq Al-Awsat*, March 14. <http://www.aawsat.net/2014/03/article55330021>. Retrieval Date: 2014/04/12.
- The Economist (2012). “Iran’s Nuclear theology: Bombs and truth.” May 19.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55541>. Retrieval Date: 2014/03/22.
-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4). “Iran Policy and Negotiations Update.” February 4. <http://www.state.gov/p/us/rm/2014/221217.htm>. Retrieval Date: 2014/06/15.
- Waltz, Kenneth N. (2012). “Why Iran Should Get the Bomb.”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7731/kenneth-n-waltz/why-iran-should-get-the-bomb>. Retrieval Date: 2014/02/22.
- Welsh, Teresa (2015). “Iran Nuclear Deal Makes Middle East Allies Nervous.”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14. <http://www.usnews.com/news/articles/2015/07/14/iran-nuclear-deal-makes-middle-east-allies-nervous>. Retrieval Date: 2015/09/12.

An Analysis of Iran's Nuclear Policy: from Realism Perspectives

*Nien-Ching Chang**

Abstract

This study tries to look into the issue of whether Iran is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from the realism theory.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the defensive, offensive and neoclassical realist points of view can explain Iran's assertive or reconciliatory nuclear policies under the rule of President Mahmoud Ahmadinejad or President Hassan Rouhani. In addition,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defensive realism neglects domestic factories, the defensive realism cannot provide assessment concerning Iran's nuclear ambition, both the offensive realism and neoclassical realism can predict Iran's nuclear policy future. The neoclassical realism points out that Iran could ultimately produce nuclear weapons, if the Rouhani government's bad achievement, moderate political force's losing power or the military's secretly developing nuclear bombs is real. This point highlights that the neoclassical realism's prediction is stricter than the offensive realism.

Keywords: Iran, Realism, Nuclear Weapon, Middle East, Islam

* Ph. D Ca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Staff officer i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Research area of expertise: Middle East politics.
Email: rashidsir@hotmail.com